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九　登

東晉天竺三藏佛陁跋陁羅共法顯　譯

明雜誦跋渠法之七

復次佛遊俱薩羅國尒時諸比丘持和上阿闍梨衣鉢在前去界内聚坐待師畏失依止故不出界佛知而故問此是何等比丘聚坐諸比丘以是因縁具白世尊佛告諸比丘此非是離依止待如来俱薩羅國遊行還舍衛城時語我當為諸弟子制捨依止法佛還舍衛城諸比丘以上因縁具白世尊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為諸比丘制捨依止法佛告諸比丘若和上命終時離依止若罷道被擧和上出界宿若共住弟子出界宿是名離依止若依止阿闍梨若命終罷道被擧若出界宿若依止弟子出界宿若滿五歲善知法善知毗尼得離依止是名捨依止若比丘不善知法不善知毗尼不能自立不能立他如是比丘盡壽應依止住若比丘滿十歲善知法善知比尼能自立復能立他如是比丘得受人依止是名和上阿闍梨共住

弟子依止弟子法沙弥法者世尊不
樂欲父母愛重為之泣淚臨得轉輪
王捨家出家乃至尊者羅睺羅出家
因緣應廣說佛告舍利弗汝去度羅
睺羅出家舍利弗言我云何度羅睺
羅出家佛言汝往教言我羅睺羅歸
依佛歸依法歸依僧如是三說我羅
睺羅歸依佛竟歸依法竟歸依僧竟
盡壽不殺生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
酒佛婆伽婆出家我羅睺羅隨佛出
家如是三說佛婆伽婆出家我羅睺
羅隨佛出家捨俗服著袈裟盡壽不
殺生持沙弥戒盡壽不盜持沙弥戒
盡壽不婬持沙弥戒盡壽不妄語持
沙弥戒盡壽不飲酒持沙弥戒盡壽
不著華香持沙弥戒盡壽不觀聽歌
舞作樂持沙弥戒盡壽不坐臥高廣
牀上持沙弥戒盡壽不過時食持沙
弥戒盡壽不得捉金銀及錢持沙弥
戒如是憶念持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尒時尊
者阿難有一知識檀越家合門疫病
死盡唯有一小兒在恒在市肆前拾

粒自活時尊者阿難行過時小兒見
已隨後而喚翁翁阿難不聞遂去為
世人譏嫌言云何沙門釋子他有父
時強親如父如子今見衰喪而不顧
錄小兒追喚不已阿難顧視識之呼
言子來時小兒隨後入祇洹精舍佛
見已知而故問是誰小兒阿難以上
因緣具白世尊此小兒得出家不佛
告阿難汝作何心答言慈愍心佛言
得出家世尊當云何與出家如上羅
睺羅出家中廣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尒時有
摩訶羅出家聚落中安居竟欲詣世
尊問訊將十沙弥尒時世尊在露處
坐摩訶羅遙見世尊便指語諸沙弥言
是汝祖翁時諸小沙弥競前趣佛或
捉牀座或牽捉衣或摩足或捉澡罐
佛知而故問是誰沙弥答言是我許
佛言汝云何多度沙弥從今日後不聽
畜衆若畜一極至三聽畜若大德比丘
多人宗重應語與餘人復白言我知
有餘人但欲在阿闍梨下受誦經法
增長修學是故與阿闍梨如是應語

與餘人得自教詔若畜衆沙弥得越
毗尼罪
復次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尒時有
比丘將一沙弥歸看親里路經曠野
中道有非人化作龍右遶沙弥以華
散上讚言善哉大得善利捨家出家
不捉金銀及錢比丘到親里家問訊
已欲還時親里婦言汝今還去道過
多之可持是錢去市易所須沙弥受
取繫著衣頭而去中道非人見沙弥
持錢在比丘後行復化作龍來左遶
沙弥以土坌上說是言汝失善利出
家修道而捉錢行沙弥便啼比丘顧
視問沙弥汝何故啼沙弥言我不憶
有過無故得惱師言汝有所捉耶答
言持是錢來師言捨棄棄已非人復
如前供養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
佛言從今日後不聽沙弥持金銀錢
若比丘使沙弥取初捉金銀錢者得
越毗尼罪若見沙弥先已捉後使捉
者無罪復次佛住舍衛城為諸天世
人之所供養廣說如上尒時尊者大
目連共專頭沙弥食後到閻浮提阿

鞞大池上坐禪時專頭沙弥見池邊
金沙便作是念我今當感是沙可著
世尊澡罐下尊者目連從禪覺即以
神足乘虛而還時專頭沙弥為非人
所持時目連迴見喚沙弥來荅言我
不能得往問汝有所持耶荅言持是
金沙汝應捨棄捨已即乘虛而去諸
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
日後不聽沙弥捉金銀及錢
復次佛住迦維羅衛尼拘律樹釋氏
精舍諸檀越設供飯僧時有沙弥在
中逐烏驅鼃並拾遺飯骨菜菓蓏而
噉時有諸母人情多憐愍見已作如
是言沙門釋子無有慈心食不平等
如畜犢子先乳後聲而今比丘畜此
小兒獨食不與此壞敗人何道之有
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
今日後出家人食應等與沙弥法者
沙弥有三品一者從七歲至十三名
為驅烏沙弥二者從十四至十九是
名應法沙弥三者從二十上至七十
是名名字沙弥是三品皆名沙弥尒
時尊者優波離知時而問世尊沙弥

云何與安居衣分佛言若得比丘意
應與若半若三分之一得比丘意者
持戒能作淨事優波離復白佛言云
何與沙弥非時衣分佛言等與若沙
弥得多衣畏作非法去者若與半若與
三分之一若彼和上阿闍梨言等與
是沙弥無他應隨師語與亡人衣分
亦如是是名沙弥法鉢法者佛住尸利
曼荼羅林中成佛不久時有商人二
名帝釋浮婆二名跋梨伽應廣說乃
至持麨蜜往詣世尊世尊作是念過
去諸如來應供正遍知為手受食為
器受食耶作是念已時四大天王各持
金鉢來奉世尊佛言不應受如是銀鉢
一切寶鉢皆不應受復各持石鉢來
佛復作是念若受一鉢恐諸王意不
悅即時受四鉢累置左手中右手按
之合成一鉢令四際現佛受鉢已受
商人麨蜜廣說呪願尒時商人歡喜
前白佛言願賜爪髮還起支提佛即
剪爪剃髮與之起塔
復次佛住孫婆白土聚落尒時孫婆
天神來至佛所白佛言世尊是中過

至諸如来應供正遍知受用此間凡鉢
唯願世尊聽諸比丘受用凡鉢佛言
從今日後聽受用凡鉢復次佛住舍衛
城尒時有比丘往至法豫凡師所作
如是言長壽為我作鉢不時作好凡
鉢令色如金與比丘佛言不聽作金
色復作銀色佛言不聽作銀色佛語
諸比丘今是齋日喚法豫優婆塞洗
浴著淨衣受布薩時優婆塞洗浴著
淨衣来至佛所受布薩已世尊示土
處汝知是土如是和如是打如是埏
如是作如是熏作鉢熏作鉢成就已
作三種色一者如孔雀咽色二者如毗
陵伽鳥色三者如鴿色佛言熏時當
伺候使作如是色
復次佛住舍衛城尒時有比丘優婆
尸婆國土持鉢来白佛言世尊聽用
是鉢不佛言聽用如是迦絺那國持
鉢来佛言聽用此方比丘持赤鉢来
白佛言聽用是鉢不佛言不聽用復
次佛住舍衛城五事利益故如来應供
正遍知五日一行諸比丘房見一比
丘瘠手佛知而故問比丘汝安樂不

答言世尊我手痛失鉢墮地破鉢故
是以不樂佛言從今日後聽諸比丘用
鐵鉢用鐵鉢時應作鉢爐熏熏時當
用阿摩勒核佉陀羅核巨摩你根熏
復次佛住王舍城尒時王阿闍世作
大新堂竟作如是念此堂誰能知其
過失唯有諸沙門釋子聰明智慧能知
此過失又作是念我不可直喚諸比丘
来者此堂正當設會處著人微聽
說尒時諸比丘来入有一比丘作是
言此堂都好唯一角差降二穬麦許
復有一比丘作是言此堂都好唯閤
道上户楣額太下王刹利種羽儀扇
蓋不得平行出入時有一摩訶羅比
丘見地断柎頭作是念此好可作鉢
比丘食訖還去尒時諸人各白王所
聞王即喚巧匠以經量度如說無異
即勑巧匠使令改之王憶摩訶羅語
諸比丘故當須鉢即喚巧師旋作木
鉢作種種飲食盛滿鉢復持瓦鉢鐵鉢
盛滿飲食遣人送往奉上世尊佛言
不聽用木鉢受拓賊故亦是外道標
幟故不得受此中淨者世尊即受不

稱者不受復次佛住王舍城爾時阿
闍世王未與毗舍離離車有怨時南國
商人持一段摩尼來與王阿闍世得已
作是念此寶是諸男所須即遣人送
與離車離車得已作是念此寶不可分
即著摩尼庫中離車後行諸庫見
摩尼已此寶可中作器飲撑伽羅槃
即喚摩尼師来作器器成偶似鉢形
離車作是念此是出家人器非俗人
所宜應與薩遮尼揵子復有言應與
姉子尼健復有言何故與是敢酒糟驢
應與世尊如是衆多各各不同即行
籌取定與佛者多衆人議言我等不
可空鉢與佛應當莊嚴挍飾即以碎
寶滿鉢置寶籠中復持凡鉢纖鉢盛
種種食奉獻世尊佛語諸離車此摩
尼鉢不應受是中碎寶及寶籠亦不
應受聽纖鉢凡鉢不聽寶鉢淨者應
受不淨者不應受離車即持寶鉢還
歸衆人議言應與姉子尼揵復有人言
是敢酒糟驢不應與寶籠及碎寶應
作繩絡囊盛空鉢與即作繩絡盛空
鉢遣人送與時有一離車信敬尼揵

先往具白此事彼送鉢來者慎莫與
受鉢至已尼揵言是空鉢不應受麻
繩作絡亦不應受先與瞿曇沙門後
與我故亦不應受我今唯受一事若
截諸年少離車舌合盛油熬盛滿鉢
來我當受信還具白諸離車諸離車
言此是我姊子怨偽故作是言可但
當送與如是三反所言不異諸離車
言此是奇事我以厚施反生怨毒即
遣人往持搏打繫諸比丘以是因緣
具白世尊云何薩遮尼揵子坐舌言
身佛言非但今日坐舌言身如舉言
羅本生經中廣說顛多利鳥生經中
說如鸚生經中說如鸚鵡生經中說
復次佛住舍衛城尒時有比丘鉢中
安隣國種種食佛知而故問比丘汝
鉢中作何等荅言世尊是中一處安
飯一處安羹一處安肉菜佛言汝負
者種種味耶從今日不聽鉢中安隣
若安隣者越比尼罪若以餅隔及飯
隣者無罪復有比丘用生鉢食故而
吐佛言應熏當用阿摩勒核熏法隨
羅核巨摩竹根熏尒時諸比丘鉢灰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九　第十五張　吞

蓋佛言不應安曼荼羅鉢尒時諸比

丘用金銀寶物作佛言不應用金銀

作應用赤銅白鑞鉛錫尒時諸比丘畫

過遍覆鉢佛言不聽一切畫覆極大者

去緣四指極小者如戶含樹葉諸比

丘曼荼羅上作鳥獸形像佛言不聽

作鳥獸形像若作鉢鍱者若方若圓

曼荼羅法者若鉢無曼荼羅不得著

地若著地者得越毘尼罪應著鉢支

上若著草上若鉢安曼荼羅者若著

地無罪若泥地曼荼羅者著地無罪

下至水灑地安鉢無罪若停鉢置地

者越毘尼罪是名鉢法粥法者

佛住舍衛城時城內難陀母優婆斯

荼羅母半月中三受布薩八日十

四日十五日布薩日作食先飯比丘

後自食至明日復作布薩食作釜飯

過上飯汁自飲即覺身中內風除宿

食消覺飢須食作是念阿闍梨是二

食人應當須粥取多水著少米合煎

去兩分然後內胡椒蓽茇粥熟已盛

滿甕持詣祇洹精舍至已稽首佛足

却住一面白佛言唯願世尊聽諸比

丘食粥佛言從今日後聽食粥其日
有檀越精舍中飯僧諸比丘心生疑世
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等云何作淨
得食佛言若粥初出釜畫不成字者
是非處處食非別衆食非滿足食若
粥初出釜畫成字者名處處食亦名
別衆食滿足食尒時世尊說偈呪願
持戒清淨人所奉　恭敬隨時以粥施
十利饒益於行者　色力壽樂辭清辯
宿食風除飢渴消　是名為藥佛所說
欲生人天常受樂　應當以粥施衆僧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漸漸至呵帝
鈇婆羅門聚落應廣說乃至婆羅門
車載粳米豆胡麻酥油石蜜隨逐世
尊六月中欲伺無人作供時我當作
供佛在世人民信心歡喜多設供養
前食後食都無空缺世尊還舍衛城
時婆羅門家遣信來追種作時至宜
應速還時婆羅門問尊者阿難世尊
明日從何門出趣舍衛城阿難言婆
羅門汝何故問婆羅門言我所有米
豆欲散道中願佛比丘僧路上而去
便為受用阿難言婆羅門須我問佛

尒時尊者阿難以是因緣具白世尊
佛言阿難誰曾教化受彼供養荅言
尊者舍利弗佛問舍利弗汝曾受彼
供養耶世尊我曾受彼一食佛言汝
即是教化彼者可往語彼婆羅門明
日能為僧作粥不舍利弗即往說法
乃至能為衆僧作粥不婆羅門言我
乃欲以米豆布地令佛及僧蹈上過
作粥何以不能即夜辦種種粥酥粥乳
粥油粥酪粥肉粥魚粥晨朝佛比丘僧
坐已手自行粥佛知而故問米置何處
荅言此處何處者荅言此處佛言內宿
不聽內者亦不聽聽餘淨粥不聽是粥
復次佛俱薩羅國遊行至故石婆羅
門聚落尒時有剃髮師摩訶羅父子
出家住此聚落時摩訶羅聞世尊來
即語兒言汝持剃髮具入聚落求米
豆酥油石蜜世尊至當作種種粥兒
即入聚落衆人問言汝剃髮欲得何
物荅言我須米豆酥油石蜜汝用何
為荅言明日世尊至當作種種粥時
諸居士聞已信心歡喜加倍與之即
持還往處世尊至已摩訶羅自作種

種粥至明旦佛比丘僧坐已摩留羅
自洗手與自行粥佛知而故問比丘
此何等粥答言世尊我本在家時供
養諸比丘常作是念何時當得自手
供養世尊今故作此粥佛言何處得
米答言小兒客作剃髮得佛言內宿
不聽內煮不聽自煮不聽客作得亦
不聽聽餘淨粥淨作得食復次佛遊
求多羅國遊行時雞尼耶螺髻梵志
聞世尊来作種種粥酥粥胡麻粥乳
粥酪粥油粥魚肉粥佛比丘僧坐已行
種種粥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
得處處食我等云何得淨而食佛言
若粥初出釜畫不成字者聽除肉粥魚
粥餘一切粥非處處食非別衆食非滿
足食若比丘乞食煮飯未熟合湆汁
𢍰與食者無罪若但取飯與食者名
別衆食處處食滿足食是名粥法
餅法者佛住舍衛城世尊四月一剃
髮剃髮時世人持種種餅食来看世
尊時有一婆羅門問婦言家中有餅
具不答言有粳米二斗油四升用作
何等答言沙門瞿曇今日剃髮諸人

悉持餅往汝可疾疾作餅我欲隨伴供
養沙門瞿曇即作餅盛著器中以淨
巾覆上持去尒時世尊大衆圍遶國
王大臣刹利婆羅門十八大聚落主
悉在會中此婆羅門疑懼不敢逆前
獨在一處作是念若沙門瞿曇一切
智一切見者常觀世間無不見無不
知若照世間我今亦是世間亦應知
見我心佛知婆羅門心念已即遥覔
婆羅門来来已佛知而故問婆羅門
汝器中何等荅言是餅世尊佛語婆
羅門行與衆僧人人與一糒荅言此大
衆五百今餅甚少不能得遍佛言汝
但行婆羅門即行餅人與二糒餅故
不減乃至三遍猶故不減時婆羅門
作是念沙門瞿曇有大神力如是少
餅大衆三遍猶故不減佛知婆羅門
心歡喜已隨順說法示教利喜婆羅
門即得須陁洹道諸比丘白佛言世
尊云何婆羅門以少因緣得大果報
佛言不但今日以少因緣得大果報
過去世時已曾如是如本生經中說
餅者大麦餅麨麦餅小麦餅米餅[illegible]

餅油餅酥餅摩睺羅餅鉢波勒餅牛
耳餅波利斯餅苫徒餅曷拉羅餅歡
喜丸肉餅如是比一切皆名餅除肉
餅賓荼餅餘一切餅非別衆食非處
處食非滿足食是名餅法菜法者佛
住南山頻頭大邑介時有二優婆夷
一名婆婆居二名叉波能煮菜令如
肉味煮好菜已奉諸比丘比丘不受
心生疑悔世尊制戒不得處處食我
等云何作淨得食以上事具白世尊
佛言一切菜非處處食非別衆食非
滿足食菜者乾菜蕪菁菜葱菜蘇菜
如是比是名菜法麨法者大麥麨小麥
麨穬麥麨莠麥麨磨沙麨加羅耶麨
伊彌麨胡麻麨如是比一切麨非別
衆食非處處食非滿足食是名麨法
漿法者佛住王舍城介時優伽梨居
士作大施爲馬奴婢各五百種種雜
施中有漿停久諸比丘飲已醉悶以
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從今日捷漿
不聽飲復次佛住南山頻頭婆羅門
聚落介時婆羅門聚落中婆羅門居
士節合日飲食相餉介時世尊時到

者入聚落衣持鉢入村乞食時魔波
旬作是念沙門瞿曇入聚落乞食我
當先往聚落惑彼人心使不與其食時
世尊入聚落乞食遍無所得空鉢而
出到一樹下坐時魔波旬復作是念
沙門瞿曇乞食遍無所得我今當往
擾乱其意即到佛所在一面立作是
言沙門瞿曇可往聚落乞食當令入
村便得種種好食尒時世尊為波旬
說偈言
汝今失善利 以擾如來故 自得無量罪
如來無苦事 離一切煩惱 常得安樂住
念法禪悅食 喻如光音天
時魔波旬忽然不現其日世尊失食
諸比丘聞已食者悔食食半者止未
食者不食時沙門婆羅門聞佛比丘
僧失食即持五百瓶石蜜奉獻世尊
佛語比丘以水作淨受取病不病比
丘盡得食復次佛往梨耆闍河邊時
世尊鉢比丘鉢共在露處時有獼猴
行見樹中有無蜂熟蜜來取世尊鉢
諸比丘遮佛言莫遮此無惡意獼猴
便持鉢取蜜奉獻世尊不受須待水

淨彌猴不解佛意謂呼有虫轉看見
鉢邊有流蜜持到水邊洗鉢水瀰鉢
中持還奉佛佛即受取佛受已彌猴
大歡喜却行而儛墮坑命終時諸比
丘即說偈言

十力世雄在榛林 佛鉢僧鉢在露處
野獸殖德有慚智 見好成熟無蜂蜜
直前往取世尊鉢 比丘欲遮佛不聽
得鉢盛蜜來獻佛 如來慈愍為受之
心悅歡喜却行儛 脚跌墜坑而命終
即生三十三天上 下生出家成羅漢

復次佛鴦求多羅國遊行尒時雞尸
耶耶梵志聞世尊来辦種種漿侍
世尊世尊至已以種種漿奉佛及僧
諸比丘心生疑世尊制戒不得飲壞
漿我等云何得飲諸比丘以是因緣
具白世尊佛言聽飲案漿者有十四
種何等十四一名奄羅漿二拘梨漿
三安石榴漿四顛多漿五蒲萄漿六
波樓沙漿七樓樓壽漿八芭蕉果漿九
罽伽提漿十劫頻羅漿十一波籠渠
漿十二石蜜漿十三呵梨陁漿十四
佉披梨漿是名十四種漿澄清一切

聽飲若變酒色酒味酒香一切不聽
飲若持漿來者應作淨若器底有
殘水即名作淨若天雨墮中即名作
淨若洗器有殘水亦名為淨若車載
石蜜被雨者即名為淨若船載水漸
即名作淨若淨人洗手水漸亦名為
淨是名漿法蘇毗羅者佛住憍薩羅國
遊行爾時尊者舍利弗風患動諸比
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當須何
藥治答言世尊須蘇毗羅漿佛言聽
服佛告諸比丘待如來從憍薩羅國
遊行還舍衛城語我我當為諸弟子
制蘇毗羅漿法行還已諸比丘白佛
言世尊先勑還舍衛城時當為諸比
丘制蘇毗羅漿今正是時佛告諸比
丘作蘇毗羅漿法者取麵麥輕擣却
芒塵土勿令頭破以水七遍淨淘置
淨器中作蘇毗羅漿時不得著東不
得著北應著南邊西邊開通風道勿使
臭氣來入不得安著塔院中不得著顯
現處應著屏處以呵梨勒鞞醯勒阿
摩勒胡椒蓽茇如是比盡壽藥等置
中以淨氎覆之以繩維足繫以木蓋

摩訶僧祇律卷第二十九　第十張　登　星

上受蘇毗羅漿時隨漿多少以水中
解然後飲若不與水解飲越毗尼罪
若麦頭不破時非時得飲若麦頭破時
得飲非時不得飲是名蘇毗羅漿法
病漿和上法　阿闍梨共住　依止弟子法
沙彌法鉢法　粥法餅菜法　麨法衆漿法
蘇毗羅漿法　第五跋渠竟
非羯磨者佛住舍衛城尒時瞻波比
丘同住不和更相諍訟一比丘舉一
比丘言我舉長老二比丘舉二比丘
衆多比丘舉衆多比丘諸比丘以是
因緣具白世尊瞻波比丘非法生云
何一人舉一人二人舉二人衆多人
舉衆多人佛告諸比丘有四羯磨何
等四有如法不和合羯磨有如法和
合羯磨有非法和合羯磨有非法不
和合羯磨孫陁羅難陁新染色此處
舉餘處捨闡眼林外道出家共期空
静想蘇河善法講堂師子軍將男兒
離車童子四閭闍人閣上轉石温泉
婬女三婆跋索油迎食看病烏肉段
賊肉段賭肉段蹴女人唐捉放犢捨
婦摩訶羅隨壁布薩二蘇毗羅漿竟

糞乞食持誦孫陁羅難陁者佛住波
羅奈城尒時孫陁羅難陁在𥘥陁羅窟
鉢精舍初夜後夜經行坐禪晨起結跏
趺坐久頓卧身露形起眠不自覺時波
羅奈城有婬女姉妹二人一名加尸二
名半加尸夜出城外於園林中共諸
年少行愛欲法晨朝還入園行過看
半加尸見比丘身生起語姉言我欲共
比丘行此欲事姉小待我荅言此是
阿羅漢已除貪欲瞋恚愚癡不樂此
事汝不聞釋家孫陁羅難陁有好端
正婦棄捨出家耶荅言不尒但待我
即往就上作世俗法比丘即覺以脚
蹴墮破傷五處兩肘兩膝及額上半
加尸即起抖擻衣土往至姉所語姉
言比丘見辱如是姉言我先不語汝
耶今復怨誰比丘心生疑以是因緣
語諸比丘諸比丘言汝犯波羅夷罪荅
言我是阿羅漢不受樂諸比丘以是
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此比丘已除貪
欲瞋恚愚癡是阿羅漢無罪如是比
尼竟是名孫陁羅難陁
新染色者佛住舍衛城廣說如上尒

時有比丘時到著衣持鉢入
舍衛城次行乞食至一家其家婦人
著新染色衣坐不正故形體露現比
丘見已欲心起即語言姊妹大赤答
言阿闍梨此新染色是比丘心生疑
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
答言欲心佛言遣一比丘問彼婦人
解不比丘即往問姊妹有比丘來到
此中耶答言有問言彼比丘說何等
答言我著新染衣坐彼言大赤我言
如阿闍梨語新染色故如是時比丘
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解義不解
味偷蘭遮解味不解義偷蘭遮罪解
味解義僧伽婆尸沙不解義不解味
越毗尼罪如是比尼竟是名新染衣
色餘處舉者尒時有比丘一處住僧
與作舉羯磨已至餘處僧中作如是
言長老我被舉我今行隨順法心柔
軟僧與我捨舉羯磨諸比丘即與作
捨舉羯磨作捨舉羯磨已問長老汝
為何事故被舉答言長老僧已與我
捨舉羯磨竟復問我為諸比丘以是
因緣具白世尊佛言如比丘語僧與

捨舉羯磨時應先問若不問已捨不逸
應復問汝等云何餘處僧作舉羯磨
此處僧捨若餘處僧作舉羯磨與處
僧捨者得越毗尼罪若比丘被舉至
餘處者應作是語長老我被舉行隨
順法心柔軟為我捨僧應問長老汝
以何事被舉若言我無事被舉應語長
老汝無事被舉我共汝法食味食若言
有事被舉僧應語長老汝還彼處僧
中捨去若彼處僧伽藍空若無常若
罷道若餘處去都無僧者應問汝以何
事被舉若言我以是事被舉心柔軟
見過行隨順法已應與捨如是毗尼
竟是名餘處舉羯磨闍眼林者尒時
世尊未遮比丘尼阿練若處時大愛
道瞿曇彌與五百比丘尼在闍眼林
中坐禪盡是釋種女摩羅女離車女
出家女皆年少端正初夜坐禪時有
婬蕩年少來欲侵逼諸比丘尼比丘
尼各以神足得脫如是中夜後夜復
還坐年少復來若不眠利根者復以
神足而去若眠鈍根者則為彼侵逼
心生疑餘比丘尼語是比丘尼言汝

等犯波羅夷答言我不受樂如是我
不知諸比丘尼以是事語大愛道大
愛道即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是
阿羅漢尼已除貪欲瞋恚愚癡不受
欲樂無罪如是毘尼竟是名闍眼林
外道出家者佛住迦維羅衛釋氏精
舍介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入
迦維羅衛城時外道出家女名字孫
陀利年少顏容端正著新染色衣捉
三掎杖手執軍持在店肆前行比丘
見已生欲心隨後而行有一新產牸
牛以角觝比丘擲女人上介時比丘
心生疑諸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
佛問比丘汝有何心答言欲心復問
比丘牛角舉時汝有何心答言恐怖
心佛言若欲心時無怖心若怖心時
無欲心佛言欲心隨女人後行步步
得越毘尼罪如是毘尼竟是名外道
出家共期者佛住舍衛城介時有比
丘時到著入聚落衣持鉢入舍衛城
次行乞食至一家有一女人語比丘
言作是事來答言我比丘法不得作
是事女人言若不作是事者我當白

傷破身大喚言比丘強牽我行欲比
丘答言須我到精舍已當還女人言
汝沙門釋子不妄語要當來答言尒
比丘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此是
非法語不應聽已聽不應許已許應
將衆多比丘共往即將衆多比丘往到
已如是言姉妹我已来女人言和南
阿闍梨如是毗尼竟是名共期空靜
想者佛住舍衛城尒時有比丘獨坐
樹下作空靜想言我得阿羅漢此比
丘說是語時餘比丘聞已作是言長
老汝不實自稱得過人法犯波羅夷
罪答言長老我不自稱得過人法我
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得阿羅漢耶
諸比丘以是因緣往白世尊佛問比
丘汝實不得過人法而稱得過人法
耶比丘言世尊我不自稱得過人法
我獨坐樹下作空靜想言得阿羅漢
佛言是空靜想稱過人法者犯偷蘭
罪如是毗尼竟是名空靜想
蘇河者佛住毗舍離尒時比丘僧集
在一處尒時尊者大目連作如是言長
老我入無色定聞蘇河邊龍象飲已

衬撒可聲諸比丘言無有是處入无
色定過一切色想云何聞聲汝妄語
不實應作衆羯磨即集比丘僧佛来
神足從空中来知而故問諸比丘汝
作何等諸比丘以上因緣具白世尊
乃至妄語不實作衆羯磨佛告諸比
丘目連實得無色定不善知出入
相出定聞非入定聞佛語目連汝當
應善分別知如是毗尼竟是名鮮河
講堂者佛住舍衛城尒時諸比丘集
在一處共作是論善法講堂柱梁
不尊者目連言柱梁有一無歲比丘
言不柱齊幾不柱如毛許即遣神足
比丘往看為柱不柱看已還来言不
柱齊幾不柱如毛許不柱諸比丘語
目連言不知柱不柱何故言柱汝妄
語不實應作衆羯磨即集僧作衆
羯磨佛乗神足從空而来知而故問
諸比丘汝作何等答言尊者大目連
乃至不柱言柱不實妄語欲作衆羯
磨佛問無歲比丘汝云何知不柱答
言世尊我曾一時在善法講堂坐禪
佛語大目連汝何故不自看汝應當

貴如是毗尼竟是名善法講堂師子
將軍者佛住毗舍離城時阿闍世王
與毗舍離離車有怨時阿闍世王將四
種兵欲伐離車時毗舍離師子將軍
聞王賊欲至即往尊者大目連所問
言尊者誰得勝王得勝我得勝答
言王得勝問言有何瑞應答言我見
二國非人共鬪王非人勝王亦應勝
師子將軍聞已即便國中募得五百
健兒師子將軍語諸人言我等寧作
非丈夫而死寧作丈夫入火坑而活
諸人答言寧作丈夫而活得濟眷屬
時阿闍世王聞大目連語竟鬪不怖
徐徐順恒水而上渡河時師子將軍
奄其未陣逆戰大破時阿闍世王非
濟而渡危而得免單馬還國即便
嬾言坐是尊者大目連頓吾國事時
毗舍離離車師子將軍破軍已大歡
喜作是語目連恐怖我因此獲大利
雖為不實語蒙是虛誑恩時諸比丘
聞阿闍世王瞋離車復嬾諸比丘言
尊者大目連不知誰勝誰不勝而作
妄語不實集比丘僧欲作羯磨佛即

乗神足来知而故問比丘汝等欲作
何事荅言世尊大目連乃至妄語不
實欲作舉羯磨佛語諸比丘目連見
前不見後佛語目連汝應審諦如是
毗尼竟是名師子將軍男見者佛住
舍衛城尒時大目連有知識檀越家婦
妊身問阿闍梨我生男生女荅言生男
如是三重問故言生男後至産時生
女時母人嫌言目連長夜作妄語言
生男而生女取悅人情而作是言諸
比丘聞已云何尊者大目連不善分
別而作妄語應作舉羯磨即集比丘
僧佛乗神足来知而故問比丘汝作
何等荅言世尊大目連乃至妄語不
實欲作舉羯磨佛言目連見前男兒
不見中間尼弥素夜叉須女家持男
與須男家持女與佛言汝去往語彼
家世尊說言女是汝許男是我許即
便往交共相貿易如是毗尼竟是名
男兒離車童子者佛住毗舍離時到
著入聚落衣持鉢與衆多比丘入毗
舍離城尒時有離車童子在重閣上
與五百婇女共相娯樂佛遥見而笑

諸比丘白佛言世尊有何因縁故笑
佛言此人却後七日當命終入地獄
阿難白佛言頗有因縁得不入不佛
言此人若於如来法中出家者得不
入佛告阿難汝往教化此人勸令出家
阿難即受佛教往勸乃至出家已佛告
阿難汝語諸比丘當守護此人勿令
犯戒使得重罪時諸比丘受教已安
此比丘置一房中外封閉其户此比
丘命盡刀風解其形時諸比丘親里
来見其命終甚大悲惱佛為說偈言
若人百千歲　供養百羅漢　不如一夜中
出家修梵行　縁此之福祚　得離於六百
六千六十歲　三塗之苦惱
時閉户比丘心生疑悔以是因縁具
白世尊佛問比丘汝以何心荅言世
尊饒益心恐彼犯戒得重罪故佛言
封閉户故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
名離車童子四人捨闘者佛住毗舍
離四人捨闘欲出家共入毗舍離城
門中見本讎家時守門人有弓杖一
人即捉弓一人張弓一人射而不死
一人射斷命根是中一人射死一人

射不死是二人不應度出家已出家
者應駈出是中一人捉弓一人張弓
是二人不應度出家已度出家者置若
後作惡時應駈出如是惡人不應度
出家若度出家受具足者得越毗尼
罪是名四人捨闍閣上者佛住王舍
城尒時有一比丘得不淨觀猒身故
從閣上自投而下時閣下有父子二
人竹作墮其父上其父即死兒即牽
比丘至王所作是言是比丘煞我父
王問比丘尊者出家人云何煞人答
言大王我自猒身閣上投下墮彼父
上其實如是王言放比丘去其子稱
怨大王云何煞人而不問罪王善方
便欲解喻其意汝去閣上令比丘在
下汝便自投其上煞彼比丘以報
父讎其人自愛命重不能自投時比
丘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尊佛
言汝以何心答言世尊以猒身故佛
言比丘汝不看下自投得越毗尼罪
如是毗尼竟是名閣上
轉石者佛住王舍城尒時摩訶羅父
子出家共上耆闍崛山兒在前行道

中有石作是念我當除道使淨令婆
路醯行無所礙安樂來上便轉石石
下礙絲摩訶羅甘子懊惱心生疑悔
我作二不饒益事煞人煞父以是因
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言世
尊我為父通道欲使得樂佛言道中
轉石得越毗尼罪如是毗尼竟是名
轉石溫泉者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
園尒時有比丘入溫泉中洗洛欲心
起動身生觸水失不淨心生疑悔以
是因緣具白世尊佛言汝以何心答
言世尊欲心佛言犯僧伽婆尸沙如
是毗尼竟是名溫泉婬女者佛住王
舍城尒時有比丘時到著入聚落衣
持鉢入城次行乞食至一婬女家婬
女言比丘共作是事来比丘言世尊
制戒不得行婬女言我知世尊制戒
不得行婬汝迴来內作外棄比丘即共
行欲已心生疑悔以是因緣具白世
尊佛言內作外棄外作內棄內作內
棄者入一節乃至如胡麻犯波羅夷
罪如是毗尼竟是名婬女二婆蹉者
佛住王舍城尒時尊者畢陵伽婆蹉

二

在聚落中住時到著衣持鉢次行乞
食得食已至一放牧家食其家女到
尊者邊立啼即問女言何故啼荅言
阿闍梨今 是節會日諸人集戲我無
衣裳獨不得往那得不啼時尊者即
化作種種衣服珠寶瓔珞金銀校飾
與已便去乃至王聞聞已即喚女問
汝何處得此好瓔珞荅言尊者畢陵
伽婆蹉見與王即喚比丘來問尊者
何處得此好金非世所有比丘即捉
杖打壁打牀一切化成金作如是言
首陀羅何處得金此即是也王言阿
闍梨有大神足還去放牧牛女還家
諸比丘聞已見畢陵伽婆蹉現異乃
至放牧女被執應作舉羯磨即集比
丘僧世尊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汝作
何等荅言世尊畢陵伽婆蹉現異乃
至放牛女被執佛問畢陵伽婆蹉汝
實現異令牧牛女被執耶荅言世尊
我不故現異令牧牛女被執我慈愍故
耳佛言畢陵伽婆蹉大神足故無罪
如是毗尼竟
復次尊者畢陵伽婆蹉在聚落中住

自泥房舍時瓶沙王來見尊者自泥
治房舍時阿闍梨作何等答言首陀
羅泥治房舍王言阿闍梨無人使耶
我當與國民答言不須首陀羅如是
至三猶故不受聚落中人聞已來到
其所求言阿闍梨願取我等作國民
我當供給比丘言汝等一切能持五
戒者我當取汝答言能取已盡受五
戒奉齋修德聚落殷富遂致外賊來
劫抄掠婦女及財物聚落中人往告
師言阿闍梨賊來劫我兒女錢財即
日湯盡尊者畢陵伽婆蹉入慈心定
見賊盜去比丘語賊言首陀羅汝何
敢劫我國民即化作大坑使國民在
此岸賊在彼岸語言首陀羅汝去諸
比丘聞已作如是言畢陵伽婆蹉賊
復劫賊應作羯磨即集比丘僧捨
彼此事時世尊乘神足來知而故問汝
作何等答言世尊畢陵伽婆蹉賊復
劫賊欲作羯磨佛問畢陵伽婆蹉
汝實爾不答言世尊我不賊復劫賊
但聚落人民啼來告我我慈心故佛
言是大神足無罪如是毗尼竟

摩訶僧祇律卷第十九